

主持人：尊敬的成德法師慈悲，尊敬的在座諸位法師、諸位長輩，大家早上好。阿彌陀佛！很高興能夠有這樣一個聚會，大家風雨無阻，能夠在雙溪小築舉辦這樣一個盛會。看到還有這麼多人不畏風雨，能夠來到這個會場，關心我們傳統文化的發展，關心我們整個聖賢教誨的發展，其實主辦單位都感覺到很欣慰。今天整個會場的進程，分成三個時段。第一個時段，由我們慈悲的悟道師父為我們授課。師父會在這堂課跟大家匯報我們整個雙溪未來的發展，當然也不離我們今天的主題，「善學佛法與傳統文化」。第二堂課，由我們慈悲的成德法師為我們分享跟傳統文化有關的，相關的主題。最後一堂課，就是問與答。所以我們最後一堂課也希望大家踴躍的把今天聽課的內容，有什麼心得可以提出來（就前面兩堂課聽課的內容，把一些心得，或一些提問，提供給我們工作人員），我們最後一堂課來進行Q & A的活動。我們第一堂是二十分鐘開始，我看大家都已經就座定位了，我們就請慈悲的悟道師父先跟我們講講話，然後就接著進入我們第一堂課的內容。大眾請起立。我們以熱烈的掌聲，歡迎悟道師父為我們講授第一堂課。我們向師父一問訊。師父請就座。法師請坐，諸位大眾請坐。

悟道法師：尊敬的成德法師，諸位法師，陳真老師，諸位老師，諸位同修大德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上午好。阿彌陀佛！請鼓掌。首先非常歡迎大家來到台北靈巖山雙溪小築，今天剛好下雨，天氣也比較冷，濕冷，大家還是很踴躍上山，非常難得。有一些老師、同修，第一次上山的。簡單介紹一下，我們台北靈巖山雙溪小

築名稱的由來。這個地方是我們華藏淨宗一個護法陳永信居士，還有一位洪平和居士，他們兩位捐的這個地，蓋了兩棟農舍。現在已經申請宗教用地，批准我們申請了。他們也開了一條路，剛才大家從山下要上山這一條，就是他們兩位開的，這兩棟農舍也是他們蓋的。所以這條路，陳永信居士跟洪平和居士，他們發心的。所以這條路我給它命名為永平路，因為陳永信跟洪平和，永平路。

當初陳居士他發心捐這個地，洪平和居士早期也到新加坡去找我們老和尚，那個時候是跟莊行法師接洽的，所以這個也很久，到新加坡去。陳居士他的一個觀念，就是說我們台灣有四大山頭，這個四大山頭，佛光山、慈濟、中台禪寺、法鼓山，這個號稱我們台灣四大山頭。陳居士他說我們老和尚在台灣弘法幾十年了，也在海內外建立淨宗學會的道場，應該也要有個山頭。沒有大山頭，也要有個小山頭，所以他就捐了這個山，要給我們老和尚的。我就跟師父報告，陳居士要捐這個給師父做一個山頭，這個山原來沒有名稱，所以陳居士說這個山就叫淨空山。我就照他的意思去給師父上人報告，我說師父，陳居士說這個山要送給你老人家做一個山頭，這個的名稱叫淨空山。我們師父老人家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用我的名字。不要，那要用什麼名稱？這個山總是要有個名稱。後來我們師父老人家很慈悲，就給我們命名，那個時候還沒有改成新北市，那個時候是台北縣，所以就給我們命名叫「台北靈巖山」。因為南投有個靈巖山，大陸江蘇，蘇州有個靈巖山，那是祖庭。南投妙公長老他有個靈巖山，那是南投靈巖山。這邊是取名為「台北靈巖山雙溪小築」，因為我們山下有一條溪是分兩條的，叫雙溪，兩條溪。我們老和尚他也提字，大家如果看到，那個就是我們老和尚提字的，他老人家寫的。後來我就跟陳居士講，我們師父說不要用淨空山，他說要用「台北靈巖山雙溪小築」。這個名稱就這麼定下來

我們師父老人家取這個名字都有他的用意的，他也不是隨便取，「台北靈巖山」。我們淨宗十三祖他晚年就是住在蘇州的「靈巖山寺」。取名為「靈巖山」，也就是說我們淨宗這個傳承，我們老和尚淨宗是跟台中蓮社雪廬老人學的，雪廬老人淨土宗這個法門是跟印光大師學的（印祖學的），所以這個還是有一個師承，一個傳承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依印祖這個傳承來學習，所以稱為靈巖山。就是我們要學習印祖靈巖山的道風、學風，專走念佛道場。「小築」，就是我們不要蓋太大，要小，愈小愈好。所以陳居士蓋的這個兩棟農舍蓋好了，好像二〇〇九年我們老和尚也上來看，他老人家來過三次。那一次來，我就給師父報告，師父你說小築，就這兩棟農舍而已，小小的。我們師父說，不小了，這兩棟很大，這兩棟不小了。原來我們師父上人他有寫一個，印光大師提倡二十個人念佛的小道場。當時我想二十個人，這兩棟足夠了。原來就是做長期念佛道場，那這個就足夠了。後來因為二〇〇九年，我們師父回來高雄治牙齒，剛好遇到八八水災。他老人家在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在他的家鄉安徽廬江實際禪寺，請滿公老和尚啟建百七繫念護國息災法會。第二年他回到高雄治牙齒遇到八八水災，所以他覺得台灣也是很多災難。當時我還在大陸做百七，還沒有圓滿。就勸我們常住眾也要做百七繫念護國息災，台灣災難也很多，要息災。

所以從二〇一〇年一月開始做，我還在大陸的時候就開始了，做到今年第十二年了，第七個百七了。這是我們雙溪小築目前為什麼要再去申請宗教用地建寺院的因緣，原來沒有想要蓋，因為我們師父說小築，愈小愈好，那兩棟都太大了，那還要再蓋嗎？不需要了。但是礙於政府的法令，因為我們要做百七，人就比較多，所以就加蓋這邊的廚房。每一次我來這裡主法，都有兩、三百人，像明

天有三百多人，實在講廚房、餐廳都不夠用。所以我們現在到山上來參加法會的同修，都好像野餐一樣，大家添個一碗飯，然後自己找個地方去吃，沒有餐廳。蓋這個是違章建築，違章建築，有人去給我們告，拆除大隊就來了。後來區公所，那個時候的區長，還有主祕，對我們都很護持，就教我們說你們趕快申請興建計畫，就可以先不用拆了。我們計畫將來要做什麼，還要寫一大堆的理由，向政府申請。因為百七要繼續做，所以也就要申請了，不然他就給你拆掉了。拆掉，就沒有廚房，大家上來就沒廚房煮飯給大家吃了，所以這個因緣才申請。這個首先跟大家做個簡報，靈巖山，因為很多同修第一次來。

裡面，現在有個東林寺。東林寺是之前台中江逸子老師有來看，他去了那個地方，他說這個地方很幽靜，這個地方以後可以做一個靜修的地方。所以江老師就給我們講，這邊做祖庭，祖庭叫東林寺，因為廬山東林寺，中國淨宗的祖庭。這邊申請叫台北靈巖山寺，不能用同一個名稱，本來說我們都用台北靈巖山寺，政府說不可以，要另外取，後來江老師就取東林寺，所以裡面是東林寺。初祖，這裡是十三祖，當中都包括了。下面我們路口那邊也買一塊農地，現在也在申請變更，那邊叫華藏寺，那邊也是另外取一個名稱。歡迎大家到山上來。大家到山上來，我們沒有很莊嚴的這種寺院建築，大家來只能看到樹木花草，夏天我們大概都跟鳥叫蟲鳴生活在一起，不過這個地方是比較自然，接觸大自然。到山上，其他沒有，就是空氣好，這裡沒有污染；水質好，我們都吃山泉水，就這兩樣。缺點就是比較潮濕，雨水比較多，比較潮濕。這個也是佛菩薩安排。我們道場大概的情況是這樣。

今天這一會的緣起，是成德法師的父親剛過世，他從英國回來奔喪，莊嚴師請他來山上做法會，給他父親迴向。成德法師很孝順

，台南極樂寺也有安排做七，其他他有空檔就到山上，這裡正在做百七繫念，來隨做，隨喜做七迴向給他父親。剛好也是利用這個機會，成德法師也想跟過去在中壢善果林、孔廟一些老師，這些老同修大家見見面，所以就約了這個時間。這個事先我們沒有預設立場，沒有安排，臨時安排了這樣的一個聚會，也非常難得，之前成德法師有上來做過三時繫念。今天這個緣起，就是這樣生起的一個因緣。平常成德法師也是很忙，所以是父親過世的因緣，不然現在還在英國，那邊也是很忙的，剛好這個因緣，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聚一聚。

在此地悟道也要跟大家匯報一下，就是我們師父上人淨老和尚年紀大了，現在也沒有辦法繼續講經了。記得前年，他老人家也有預感，自己體力不行，就是二〇一九年六月，他老人家臨時就打個電話給悟道，叫我馬上過去巴黎。我就馬上飛過去，到巴黎去。去到那邊，他也交代了一些事情。他講了一句話，他說我們復興佛法、傳統文化，接力賽跑。他說他老人家跑一段了，現在他的棒子要再交給我們接下去繼續跑，接力賽跑。所以那一年臨時緊急找悟道過去，也是他自己感覺體力已經不如從前，他自己有預感，所以才會臨時很緊急的叫我過去。回來之後，又去一趟馬來西亞，體力是一直退化，年紀大了，而且也很辛苦，九十幾歲這樣飛，當時說實在話，我是不贊成的，因為年紀大了。我是以我個人體力，我自己飛一趟就累得不行了，年紀那麼大，當然是更累。這是他的慈悲願力在支持他的體力，他老人家慈悲，人家有求必應。走到現在真的就沒辦法了，也是盡最後一分力量。我們大家也要接我們老和尚的棒子，接力賽跑，大家同共發心，以師志為己志。目前這些年我們師父他最重視的就是一條龍學校，從幼兒園要教到，他的理想是到大學。但是目前礙於法令，大概我們只能到高中，像弘明，它是辦

到高中。將來如果有因緣，銜接大學是更好。他老人家的願望，就是辦一條龍學校，培養下一代後繼的人才，將來這個世界才有前途。因為現在這個世界沒有倫理道德因果教育，已經亂成不成樣子，是會愈來愈亂，災難愈來愈多，因為人心不善。所以我們大家也要同共發心，把他老人家的心願接下來，我們繼續做。

淨宗，我們師父上人他是提倡各自獨立，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各自獨立。行政各自獨立，弘法可以互相支援。所以我們在各自獨立的前提，我們在弘法互相支援這一塊，可以大家來合作，因為合作才有力量。我們看到人家四大山頭做了很大的事業，就是他的人力、財力、物力，它是凝聚起來的。你要辦一件大事，你沒有大家合作，凝聚在一起，也很難。就是個人單打獨鬥，都是打游擊戰，沒有正規軍，可能要辦一個比較大的、長遠的，也是有它的困難。不過目前依照我們老和尚的開示，當然是隨緣，這個事情也不能勉強，也不能勉強去湊合在一起，湊合在一起也沒有用。大家如果沒有共識，你勉強湊合在一起，反而造成很多障礙，這個也是要順其自然。

我們在一個主、客觀條件可以的情況之下，我們都可以互相支援，互相合作，這樣發揮更大的力量。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，大家來思考，怎麼樣把我們老和尚這個一條龍學校能夠去完成。目前硬體的問題不大，硬體的只要有錢，蓋一蓋，這個問題還不是很大，也有很多人願意發心。但是蓋好了，人呢？老師呢？學生呢？很多人他沒有想這個問題，只是先把它蓋起來再說，蓋起來最後再關蚊子，很多寺院都這樣，蓋得很漂亮，沒人。人從哪裡來？這個我們老和尚很早，三、四十年前就給我們講，將來寺院，不能只靠做法會，將來就活不下去，現在年輕人不信這一套。現在都是老的人來，年輕人不來，所以他老人家很早（在三十幾年前）就指導我們要

辦教學的方向。培養師資也是我們當前當務之急，培養師資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這個也不是抓一些人來就可以培養，這個還是要看因緣的。首先要有這些共識，所以這個也不是短時間的。但是我們要完成我們老和尚這個一條龍學校，我們總是要一步一腳印，點點滴滴，慢慢來累積、來落實。總是我們要不斷的朝這個方向，大家來做、來進行，才有可能去完成。也不能等到說我一定要怎麼樣，那個恐怕遙遙無期。所以我們現在，我們有多少，我們就做多少。反正一步一腳印，從零開始。

所以師父教我們也都是，我也是秉持這個，從零開始，像我們印《大藏經》，一塊錢也沒有。師父說，你印《大藏經》，我是從零開始，我化緣是從一塊台幣開始。所以現在我們老和尚講，我印了一萬套《大藏經》，這一萬套《大藏經》是從一塊台幣開始的。有一些孤兒院，他們發心，銅板送很多來。以前還沒有數鈔機，莊淨師以前在台北坐櫃台，算到手都扭到，綁繃帶。所以多少都發心。我們現在辦學也是這樣的，我們現在有多少資源，我們做多少。我們現在從克難式的先來開始，有一個學生，我們教一個。有一個老師，一個學生，就先教一個。現在不是有自學嗎？自學，教一個。所以金昌老師，我也勸他，我們不要只要求別人，從我們自己家裡做起。我大哥那個小兒子，他現在有個小孩，「由近而遠，由親而疏」，自己不先教，光去要求別人，這個也是不切實際，自己有的，一個就教一個，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務實一點。這個是我們大家可以同共發心，當然有更多的人、更多的資源，大家在一起，那就更好，這個更好。

所以現在在台北我也申請一個實驗學校，也批了，實驗看看。但實驗學校受政府框架還是滿多的，所以在雙溪這邊，我是想辦一個個人自學的。個人自學就是有幾個家長願意的，然後把他的兒女

送來，我們有找老師，就像以前私塾一樣。以前私塾就是這種型態，幾個家長他的子女、子弟，借一個祠堂，然後請個老師來教，以前私塾就是這樣，我想這邊辦這樣的，個人的。然後兩個可以比較一下，哪個效果比較好。因為沒有透過實驗，我們現在給人家講，人家很難體會。就像我們老和尚他沒有回到家鄉湯池辦中華文化教育中心，去改善湯池小鎮，你怎麼講，人家也生不起信心。總要去實驗，實驗出來，數據在說話，大家就相信了。我們現在辦這個也是一樣的，就是說我們個人自學跟這個實驗教育，哪個效果比較好？你要比較出來，大家才會去肯定哪一個是最好的。總是要做出成績出來，沒有做出成績，也很難去說服人。所以我們朝這個方向，大家來同共發心。這個也不是靠一個人、兩個人，要靠大家同心協力、同共發心，才能完成我們老和尚這個心願。另外，當然求三寶加持，求祖宗庇佑。人總是要先去付出，然後求三寶加持，祖宗庇佑。我們辦學，就慢慢能夠完成老和尚的志願。這是一條龍學校。

那天成德法師上山給他父親做七，我們在茶餘飯後也提到，成德法師提到，過去也常聽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講到，過去方東美教授給我們師父講，佛教要出人才，要恢復古代叢林制度。我們師父講這個話，我也常常記在心裡，也很嚮往，但是總是因緣不具足。叢林制度，我們是以唐朝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，這個精神。百丈立清規就是把印度的戒律等於中國化，所以他那個清規就是百丈律，以前雪廬老人講是百丈律。還有南山律，南山律是終南山道宣律師，那個叫南山律。南山律跟釋迦牟尼佛當時那個律也不一樣，那個叫南山律，跟佛的戒律也不同；叢林叫百丈律。我們老和尚在《認識佛教》也講過，百丈律就是戒律的中國化、現代化。我們現在如果要建叢林，百丈律是唐朝的，我們現在是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，你要把百丈律、馬祖叢林也要現代化、本土化，你



才能適用，適應現代人。但是它的精神，我們要去掌握住，精神要掌握住。這個精神掌握住，就是我們師父常常提的，在家人三個根，出家人四個根，這四個根就是我們建叢林的一個基本的基礎。

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，加上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這是我們老和尚指定的，他只要求到我們這個。以這個為一個基礎，來建一個現代化叢林，這個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。學習現代化叢林，當然我們這個形態上跟唐朝那個時代，時代不一樣，還是要有所調整。所以我們這個叢林，律學以這四個根，然後道風、學風，就是聽經、念佛。我們老和尚講一天聽八個小時，再念佛八個小時，剩下八個小時沒什麼時間打妄想，這樣可能住個三年，人都會不一樣了。如果能夠不拿手機是更好，住個三年，大概沒有大悟，也有小悟。就關在山上，我覺得關在裡面滿不錯的，但是要關得住。關不住，就陳永信居士講，好山好水好無聊。好無聊就會怎麼？想到下面去逛街。但是逛街，如果你功夫成就是需要去，去度眾生。功夫還沒有成就，先自度才能度人，先成就自己道德學問，再去幫助別人，這樣才能夠真正去幫助別人。

這是一個願景，就是恢復叢林制度，培育僧才。現在僧才從哪裡來？現在出家人愈來愈少，你看我們都老了，我今年七十二歲了，我還能活幾年？實在講，人命無常，今天還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，明天我還在不在？我自己也不敢講。以前我們師父都教我們，你晚上睡覺就要當作你死了，你就要往生了，天天要這樣觀想。那何況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。我們老和尚講經常常講，人一歲到二十歲是人生的春天，二十一到四十歲是人生的夏天，四十一到六十歲是人生的秋天，六十一到八十歲是人生冬天。我冬天過一半多了。所以這個事情，我們要去培育下一代，培育下一代無過於一條龍。以後這個出家人，還是要從下一代（一條龍）看有沒有人願意發心，

也是要從這裡來，不然哪有人？所以恢復叢林制度，還是要以一條龍做為基礎。

像我這個半路出家的，當然也可以亡羊補牢。如果有因緣，當然可以一個階段性的自修，這個是可以的。一個階段性，不要說三年，說太久了，大家都嚇跑了。我們可以從一天開始，我們比較務實一點，一天都還可以，勉強。八關齋戒不是一天一夜嗎？一天的。一天的，再提升到三天的，三天再提升到一個星期的，就像潮州揭陽謝總，他辦道德講堂就是一個星期。一個星期就可以改變一個人，可見得一個星期有他一定的效果。

所以以後我們雙溪小築都是以辦學來培養這些師資人才為一個主軸，以辦教育為主軸，依照我們老和尚的指導，走這個方向。我們做法會是附帶的，附帶來做。做法會也是要有經教的基礎，沒有經教的基礎，做這個法會，他也不曉得是什麼意義，要怎麼去隨文入觀？這個也就做不到，所以還是要有經教的基礎。這樣做法會，我們做了才會踏實。總是要先明理，為什麼要這麼做。所以我們現在做百七繫念，我們的信心也是根據我們老和尚平常講經經教的理論基礎，有這個理論基礎，我們信心就比較踏實，不會人家說迷信，我們心就搖擺不定，因為我們對這個理論方法知道，這個是正確的。有正確的依據，有經典的依據，不是自己隨便講的。像做這個百七繫念，你看《仁王護國經》，早年我們老和尚在中國佛教會講過，大專佛學講座的時候講過。《仁王護國經》講，人間還沒有亂，鬼神先亂。所以你要人間不亂，你事先先安撫鬼神，然後再安撫人間。所以這個息災，我們也有經典的依據。我們三寶弟子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佛在世，以佛為師，佛不在世，以法為中心；僧也要依佛、依法，不能他自己去想一套。法就是經典，我們有經典的依據，所謂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

依智不依識，依這個，我們修學就踏實，有個依止、依據、依循。

所以我們做超度，也是從教學當中生起的一個信心。如果沒有聽我們師父上人常年講經說法，人家一說我們迷信，我們也覺得是迷信，我們到底這樣做有沒有幫助？所以我們一般人，不是上上根、下愚的人，中下根性的人，還是要有經教的基礎。經教也是佛陀教育的一個主流，這個是主流，因為這個當中，中下根器的人比較多，佔大多數，上上根跟下下根比較少。所以禪宗是接引上上根，教外別傳；淨土是教內別傳。我們一般的根器，我們縱然修淨土，還是多少要有一些經論、經教的基礎，畢竟我們不是那種老實人，我們要學老實也學不來。自己什麼根器，自己要清楚。所以雙溪小築的願景，我們是辦教育為主軸。

今天的主題，金昌老師列了很多條，我挑了這一條，「善學佛法與傳統文化」。善學，善這個字也不是很容易，這個也是關係到各人的善根福德因緣，各人的根器，各人的因緣，善根福德因緣不同。記得我出家，我們師父就叫我跟日常法師，我們都叫他常師父，那個時候叫他常師父。他教的是西藏密宗黃教，宗喀巴大師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每一天都上這個課。他戒律持得滿嚴格的。有一天我們師父到佛陀教育基金會講經，就到樓上來走一走，看到我拿了一部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那個時候剛好常師父不在。我們師父就翻一翻，他老人家講，次第是漸教的。因為佛的教學有頓、漸、祕密、不定，有圓頓、有漸修的。不是佛他自己有什麼法，因為眾生根器不一樣，應機施教，應機說法。我們師父就給我講，這個是漸教的，你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圓頓的。跟常師父學這個，他是有次第的，漸修，一步一步的，好像爬樓梯，一階一階一階的。有的人他是只能接受漸教的，他認為這個才合理，講圓頓，他不能理解，他不能接受，實際上有圓頓也有漸修的。我們淨老和尚，我們師

父上人他教我是圓頓法，而且他以《華嚴》一乘圓教來教學，以這個為理論基礎。常師父他用漸教的來教學。

我個人聽了我們師父講經十五年，出家，多多少少有一點經教的概念，所以我跟常師父學《次第廣論》，跟其他人學的，當然知見、見解上不同。我看這個《次第廣論》，也可以是圓教，也是可以圓頓，就看你的見解。以我們師父上人他講的圓頓，《華嚴》這個圓頓法，你用在哪裡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。你拿《弟子規》給我們師父上人講，那《弟子規》就變成《華嚴經》了。像他老人家講《玫瑰經》、《可蘭經》，講道教的經典，與都教的、猶太教的，我聽他老人家都是在講《華嚴經》，他理無礙，事無礙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，他圓了。《華嚴經》講，「圓融不礙行布，行布不礙圓融」。行布就是次第，圓融是圓頓，叫你馬上成佛。是不是真的這樣？你看六祖就是一個榜樣，的確圓頓法就是這樣，你一念之間轉過來就成佛了。如果你不能接受這個，那慢慢來，佛是恆順眾生隨喜功德，有的人他覺得他不能接受。實際上圓頓他是快速，他有沒有次第？他也都有次第，好像我們坐高速電梯，在一〇一，你咻一下上去，就到了。那有沒有經過一樓、二樓、三樓？只是沒有停下來，他還是有經過。所以圓融當中他還有次第，次第當中他也有圓融。「圓融不礙行布，行布不礙圓融」，我們要善學，就是這個地方去善學。如果不善學，你就會產生矛盾，圓融就不是次第，次第就不是圓融，那就不善學了。

在圖書館，早期出家，我是先到圖書館，後來有個悟銘師，男眾，一個悟照師，也是一個小學老師出家的。我們師父看到我們三個人滿執著的，有一天就把我們叫去房間，門關起來，給我們開示了一個多小時。開示的重點，講很多，重點就是他說他以《華嚴》來教學，殺盜淫妄都有接觸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。他說你們能不能

接受？如果接受就繼續留下來；不能接受，叫我們再去找老師。我後來還是留下來，學習講經也沒有成就，也不能離開。到現在還沒有成就，還是要再繼續學。總是沒有出這個範圍，其他的善知識，他老人家有介紹的，我才敢去聽，其他的沒有介紹，我也不敢聽。

我們師父也沒有這樣要求我們，他沒有，他只是在講席當中一直講、一直講，不斷的講。不斷的講，就是這個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他沒有硬性規定。他到台中蓮社，李老師給他硬規定，約法三章。他沒有跟我們約法三章，就是他一直講，我們做學生的人，你自己願不願意遵守，是你個人的事情。如果你覺得有道理，你就遵守這個，他沒有硬性規定要求我們。這個是我自己個人自己要求自己，不敢亂聽、不敢亂看，要他指導的範圍。像黃念老、常師父，他叫我去跟他學的。以前台南般若精舍的開心法師，他也是請我們老和尚講《華嚴經》的一個。所以悟道也有因緣接觸到當代幾個大善知識。我還沒有出家接觸一個現在銅鑼九華山的一個無名比丘尼。那個時候是一個同修帶我去，說去請大悲水。那個比丘尼她不說話，都勸人家念佛，都會送樹籽的念珠送人。然後她也不吃飯，她就喝水，穿百衲衣，打赤腳。我們去那邊，去跟她請法，她都會說你師父這一隻的，她是這一隻的，就是很謙卑。我去見過一次，去提了一桶水回來。後來，我出家第二年她就往生了，就見過一次面。

出家十幾天，常師父帶果清（清公）律師，我出家十幾天，他也去跟常師父參學，學戒律，住在基金會一個多月。我出家十八天，常師父就帶我們，請簡豐文居士開車，去台中蓮社看雪廬老人。那也是看那麼一次，看那麼一次，也是給我一個啟示。雪廬老人（那個時候九十五歲，他九十七歲往生的），見常師父，常師父那時候五十幾歲，他九十五歲看到出家人頂禮，供養紅包。我們師父上人，我就給師父報告，常師父要帶我們去看李老師，看雪廬老人。

我們師父說，你看到李老師要頂禮。我就事前給常師父報告，說我們淨老和尚、我們師父叫我去要跟李老師頂禮，常師父你看我要怎麼做？常師父就給我講，如果你給他拜一拜，他回過來給你拜三拜，你怎麼辦？我想一想，也是。我們師父交代的，又不能不做。後來我就跑到他一個小佛堂，小小的，我去那邊，在佛前給他頂禮三拜，我就這樣交差了。就見那麼一次，後來就沒有再見，就往生了。

黃念老也是見過一次，就是一九九〇年，我們韓館長叫我一個人去參加人家的旅遊團，招待我去大陸旅遊。結果我們師父問，要去旅遊，有沒有安排到北京？我說有。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這個稿子，你帶去，你到北京帶去給黃念老，去請他校對。所以我到北京就是他們行程走完，晚上就請導遊帶我去他那個胡同。他也沒有書櫃，他的桌子，書一摞一摞的，請教他一些問題，稿子就交給他。那個時候我們師父叫我們要拜《寶王三昧懺》，那個也沒有板眼、也沒有腔調，也不曉得怎麼拜？就請教，請教老居士。他說，那個不重要，你們一年才拜一次，平常念佛比較重要。他就給我講，念佛主要在木魚，木魚叫定心魚。他說夏老師，夏蓮居老居士是他的老師，夏老師在解放以前，主持打過一次佛七，他自己親自敲木魚、地鐘。他說那一次念佛念到拜墊都是舍利，解放以後就沒有再這樣的佛七了。他說念佛比較重要，而且念佛那個木魚是關鍵，叫定心魚。每一種法器就是幫我們定心的，引磬、大磬都幫我們定心的，歷代淨宗祖師很注重這方面。

後來我就請問他密宗，聽說他是密宗上師。他說密是這樣，這個是密，這個是顯，他說一體的。他說現在的密宗，大家修得很淺。我說什麼叫淺的？他說壇場很多，儀軌很繁瑣，那是淺的。像藏傳，黃教，他是修到三密相應。東密，這是日本，從唐密傳過去的

，都是跟藏傳黃教一樣，修到三密相應。最高的無上密，就是達摩祖師傳來中國的禪，跟那一樣的。他說最高的密法就愈簡單，甚至它只有一個字的，愈簡單。後來我聽他的開示，我也有一點白了，原來愈簡單是愈高的。我們都是把愈簡單看得是愈低的，剛好是相反的，也得到一個啟示。我想一念一句佛號也是很高的，佛號很簡單，大家都會念。但是我們總覺得這個簡單，沒什麼，大家都會，就覺得它很淺，其實不知道那個是最高的法。念佛也不是說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，還是要學習的。

我們去看雪廬老人，李老師頂禮供養，然後坐下來就寒暄一番。雪廬老人就講，「弟子某某，什麼都不會，只會念佛」。我在旁邊聽到，我都會念了，你老人家怎麼才會念佛？後來常師父就講，他說「學人到現在還不會念佛」。雪廬老人講，你這個話講得好！我才恍然大悟，我都以為我都會念了，我才知道，那不是我想像中的。所以我不敢輕易離開師父。很多人想去閉關，什麼閉死關、閉生死關，我們師兄弟都閉失敗了。他們也是我的善知識，本來我也是躍躍欲試，他們表演給我看，我就打消這個念頭了。我們師父上人指導的，這個是很寶貴的經驗。以前我師兄是閉生死關，一個師弟閉死關。我們師父說，叫他回來，學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再去閉。我就說師父，師兄沒錯，您老人家不是說一句佛號念到底嗎？念到海枯石爛就成就了，老實念佛，他就是要老實念。我們師父他一講，我再問，他老人家就急了，他就問你有沒有開過保險箱的號碼鎖？我說我開過。有一點對不準，就打不開，是不是？我說是。修行就像這樣，念佛也是這樣，你有一點對不準，你就打不開，你要調，調到準了，一打就開了。你叫他回來學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再去。那個時候我又更進一步明白，也不是我自己想像中那個樣子。所以再回想到雪廬老人說，「他只會念佛」，這一句分量也相當

重。聽到常師父說，「他還不會念」，我才不敢講什麼。不然當時我說我都會念了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所以這個還是不行，自己現在愈想愈不行，我什麼都不會。這個是見過一次。

再來就是廣欽老和尚，我也是見過一次，不過這一次比較長，一個月，在那邊受戒。之前我母親常常去，我就喜歡聽經，就沒有去。一直到出家第二年，剛好碰到他傳戒。悟儀師也在，她也去住過妙通寺。那個時候就去那邊受戒，去了一個月。廣老他一生只傳一次戒，傳完就走了，果然第二年，正月五日就往生了。他都不倒單。見過一次。

開心法師，他的台南般若精舍，南天台般若精舍，我去過，去掛單過。他有神通。他有一次到基金會，那個時候我剛剛出家沒多久，出家沒幾天，抱一個南瓜這麼大來，我也有眼不識泰山，就是一個老法師要來供養師父的，師父不在，在美國。後來我們師父回來了，他再來，他回去之後，我們師父就給我講，那個時候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他說開心法師的定功比廣欽老和尚還高。我就嚇了一跳，我們得戒和尚的定功，大家都是很佩服的，不倒單，他還高。後來等師父去美國的時候，我就跑去他那裡掛單，我就仔細看他的眼神，跟平常人不一樣，的確不同。我去到他那邊，他正在看電視，看歌仔戲。我說師父，你在看什麼？我在看歌仔戲。我說師父怎麼喜歡看歌仔戲？他說我在修三止三觀。他說看電視在修三止三觀，我也是第一次領教，看電視在修止觀。後來又聽我們師父講席當中講，看電視，會看的也會開悟，也是在修行，那才明白。但是他的確有神通，他就打開電視，七月十五超度，有日本鬼、有洋鬼，有斷頭、斷腳的，他就給我看，你看那麼多，你看你看。我說師父，我看到只有人，鬼我沒看到，你有通，我沒通。所以這個也是善知識。碰到幾個善知識，也是滿傳奇的。總是碰到這些善知識，自



己才知道自己是要多學習的，才知道自己什麼都不行的。

善學佛法，我們要善學，就是要學圓頓法，圓頓法快，不用走很長的路。圓頓，一念成佛。淨土也是圓頓法，就不用三大阿僧祇劫，當然省掉很多時間。善學，關鍵在見，在知見上的問題。所以黃老在《莖草集》，也有講到這個見，開大圓滿見是最殊勝的。這個見有很多個層次，有凡夫的執實見，有外道見，有小乘的見，大乘中觀見，俱生智見，這個見還是有層次。關鍵在那個見，所以八正道第一個叫正見。同樣是正見，它的層次還是有不同。開大圓滿見是最可貴的，圓人修一天等於常人修一劫。善學就在這個見。「師以知見為體」，這歐陽竟無先生講的，師以傳授你知見為體。傳統文化也是要善學，佛法也要善學。其實傳統文化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傳統文化，以《華嚴》的這個見來講，就無礙了。其他宗教的也是《華嚴經》，透過我們老和尚講，不管講什麼經，他統統是在講《華嚴經》。所以講傳統文化，他也是在講《華嚴經》；講其他宗教的經典，也是在講《華嚴經》。所以他老人家給我們講，他是以《華嚴》在教學，以這個理論基礎，我們能接受，跟他學；不能接受，去找你能接受的老師學。

總之，我們現在學習傳統文化，我是跟成德法師學，因為實在我都不懂。我們師父很慈悲，但是我很辜負師父老人家的苦心，以前他提倡《弟子規》、《群書治要》，我覺得學經都學這麼久了，這個大概是教小孩的，不重視。最近我去聽了之後，才知道我們缺乏的就是這個基礎。所以成德法師也很難得，就是補充我們老和尚講的經教，一個補充說明。讓我們更了解我們淨老和尚講經的內容，做一個更貼切、也更生活化的講解，讓我們更深刻的去體會到老和尚講的。像我們老和尚講名聞利養，我也知道，大概是一個概念。成德法師講，什麼叫名？講得比較細，我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都

在名聞利養當中，自己不知道。這個也是當頭棒喝，我自己感覺到受用，所以就會常常跟同修分享。但是我知道也是很有限，也是在學習，只是覺得說這一段很好，我們應該大家一起來。所以我常常節錄《群書治要》，我有時候聽的時間並不長，但是聽到一個重點，一、兩句，就去節錄那一段，跟大家分享。這個也是我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感受，也得到法喜，所以才會想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一起同沾法喜。

今天我就跟大家講到這裡。下午一點半，我們就恭請成德法師來給我們開示傳統文化。第三節課就是一個交流，大家有問題可以提出來，大家互相的來交換意見。陳真老師難得上來，還有我們諸位老師，還有天母的張園長，她在辦安親班、幼兒園，辦很多年了，也是聽蔡老師的（成德法師以前講的）。以前講的，我還是稱蔡老師，因為那時候在家身分。現在出家身分講的，就講成德法師。因為以前講的，人家如果看錄影帶，我說成德法師，怎麼在家居士？所以以前在家講的，我都說蔡老師講的；現在出家以後講的，就是成德法師講的，我是這樣區分，避免大家的疑惑。好，悟道就跟大家談到這裡，再次歡迎大家到山上來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主持人：好，大眾請起立，我們向師父一問訊。

悟道法師：不為禮。

主持人：阿彌陀佛。恭送師父。

悟道法師：免送。

大眾：阿彌陀佛。